暗植

□ 王树兴

有人读了我的小说以后，在微博私信里说我三部作品都夹了私货，都暗植有宣传高邮的软广告。我回复：无意或有意而为之，望传播。

《国戏》这部小说里牵涉到一家饭店，银行工作的程玟和为打麻将的太太杨莹莹订餐，到晚上俞师傅饭店的服务员就送来三菜一汤，用食盒拎着。程玟和喜欢俞师傅做的雪花豆腐、软脰长鱼、老鸭煲，这几个菜是俞师傅的招牌菜。其实，这也是高邮人喜欢的，享誉在外的几道地方特色菜。

生活中我确实有一个开“俞师傅饭店”的同学，他家住在我们读书的城北小学后身，桑园的东南边。俞师傅那时候叫俞小五，每天中午放学他不直接回家，而是绕道到高邮饭店门口去吃香味。他站在饭店的下风，使劲地嗅鼻子，判断出饭店的红案上在烧什么菜。他能分辨出炒肉丝、炒猪肝，还是炒肥肠。我一直搞不明白的是，他竟然能够准确地分出大煮干丝和烧杂烩。这两道烩菜都是用骨头汤做的，我是怎么也分不清的。我说俞小五你这么在行吃，以后做厨子好了。

幸而言中，俞小五真的就做了厨师，还开了家饭店。现在的他还是不善言谈有点木讷，说到他过去闻风识香的事死也不承认，他不看书也没有时间看书，对我小说里是不是写的他更不感兴趣。他的饭店生意好，也用不着谁替他做广告。

俞师傅其实还有一样菜做得非常好，不是一般的水平，就是鱼圆。我吃过一次，在嘴里经舌头一撞就酥化了，非常软滑、细腻，鲜美无比。我去吃俞师傅的菜，每次都会关照一下：油少放点。高邮搭三轮车的师傅遇到外地游客打听高邮特色饭馆总会推荐俞师傅饭店。

我写《裙带关系》这部小说时，由于前面《国戏》被人对号入座，不是在吃喝上，而是有些人的所作所为，便要求自己在这部作品里不要有一处和高邮沾边，但在一个写吃喝的章节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写到了。

说京城里一帮人在朝内南小街胡同里的“和居”聚会，“和居”有一个硬山卷棚式府门，一张竖纸条贴在门框上：“私人住所非请勿入”。

“知道我们今天吃什么？吃大作家汪曾祺的私家菜，扬州厨子烧的汪氏家宴。你们不知道订这桌饭多不容易。”翟中将指指桌上姜松岩不认识的那位，“韩烂尾一周前就订了，他是这里的老客都不容易订到。”

被称为韩烂尾的人站起来，谦恭地双手递上名片，“鄙人韩祖荣，泊州人士，到北京来盘个烂尾楼，万望钧顾，万望扶持！”

……

汪氏家宴果真不同凡响。取料平常，却很特别，全部来自汪曾祺老家水乡高邮。有高邮湖的野鸭、青虾、昂嗤鱼、螺蛳、双黄蛋……采买于农家的杨花萝卜、旱田慈姑、野生荠菜、蒌蒿、界首茶干等等，据说都是当天飞车千里或者空运过来的，稀罕又新鲜。

文人菜的烹制大多是用心胜于用料，要是有奇特的料，馋死后人的菜可能还会多一些。这天的汪氏菜里顶是一道桃花鸡品尝后让人唏嘘不已。汪曾祺说他再也没有吃过比鸡更美的野味。这话听起来有点过，但尝了他说的鸡，你就不得不去重复他的话。遗憾的是能够吃到鸡的人很少，这种小头小脑双腿细长的水鸟只有在桃花灼灼的时候才出现，而且越来越少，都快要灭绝了。

长篇小说的写作是长途跋涉，在这段路上有时候需要自我调节，美化一下沿途的风景，用自己所爱的所想的。写完这一段我想家了，当天晚上就乘车回了一趟高邮，只为一件事——美美地吃一顿。

小说出版以后，不少读到这段文字的北京朋友都想找那家“和居”的地址。我只有解释这是虚构的，到高邮去有很多非常好的特色饭店，我也很不负责任地答应了很多人，要请他们到高邮做客，四下里欠了不少的口水债。

到了我写手上这部小说，我情不自禁还是写了一下高邮，大背景放高邮，着重写了不少高邮的风味小吃。

小说里一位临终的老人要吃阳春面和盐水鹅什。这两样东西从谁家买，怎么做，怎么吃都有讲究。老人要求阳春面的面条要揉碱面压细条的，粗一点、细一点都不行，从一个叫“丁三”的压面师傅那里买；拌面条的酱油要用湖虾籽隔水蒸，猪油要有葱姜炼，黑胡椒粉必须是碾的。还有特别要求，半汤、重青。而特别交代的是——盐水鹅什要到离城30多公里的菱塘镇庆三卤味店去买。

费尽周折，盐水鹅什从菱塘买了来送到病床跟前：

朱蕴父亲鼻子嗅了嗅，吃力地要坐起身子，我赶紧替他将病床摇得高一点。

他早有安排，只留下鹅掌，其他的都送给护士们尝。就这样20只鹅掌放在一个比脸盆小一点的不锈钢盆里满满当当的。病床医生过来招呼他，并不反对他来一次饕餮大宴，鼓励他爱吃就放开来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他点点头，挑了一只肥厚丰腴的鹅掌，从掌骨的指尖吃起。他吃得很缓慢，微闭着眼睛一小块一小块地摘扯，但看得出从指尖到舌尖都不愿意怠慢。从他的脸上可以领略陶醉，看到满足的惬意，祖传卤料做出来的鹅掌，非浓油赤酱，也不香艳麻辣，可就是那么好吃。

……

朱蕴父亲只吃了3只鹅掌就再也没力气吃了，一堆细碎的小骨头干干净净，连肌纤维和脆骨渣都没有，像是水洗过的一般。剩下的鹅掌他逐一拿起来，看看，嗅嗅，再放下。他叹了一口气。

朱蕴母亲见状，想用水果刀剥给他吃，他直摇手，流露出的表情几近愤怒，不能接受这种粗劣的、不能让他享受过程的吃法。

“嘴大喉咙小！”朱蕴母亲一边收拾剩下鹅掌的盆子，一边嗔怪老伴。朱蕴父亲不理会她，微闭上眼睛。

我开车送朱蕴母亲回家，路上她说朱蕴父亲这辈子终于有了一顿吃不完的庆三鹅掌，以前他偶尔买一套鹅什回家打牙祭，只吃到两只鹅掌，知道他不尽兴、不够本。她感叹，人千万不要克扣自己，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不要在想吃的时候不吃，有吃的时候连吃的力气都没有，嘴都张不开了。

这家让一个老人弥留之际念念不舍的庆三卤味店是我小说里虚构的，但在菱塘叫庆山的盐水老鹅店倒是有一家，我最近几次返京总要从他们家买一些卤味带走，至少要两只老鹅和10副鹅什，用保鲜箱密封装着。因此我要多蹈好几次车，可谓高邮老话，为张嘴苦了腿。

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勤奋笔耕 不图名利

——读史德元《栀子花开》有感

□ 张纯玉

我与德元同居一村，过去两家上辈人都住在庄子上最西头，他家属第七生产队，我家归第九生产队，都属董潭潭西片。我虽比他年长几岁，但他与我娘舅是同辈份，而又是同宗共祖，我理应称他为舅舅。每次回老家见到面，我都称呼他为舅舅，他都有点“羞羞答答”地不好意思，对我微微一笑，道：“以后见面请直呼其名吧。”

德元从小勤奋好学，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都排在年级前头。他热衷于写作，我早就有所耳闻，常在省市（县）报纸杂志上拜读他许许多多的文章，每次读完都让我惊叹不已，难怪被村里人誉为庄上“第一文化人”、“秀才”，真是恰如其分。

这次问世的《栀子花开》是他第二部佳作。拿到手后，我一口气读完，由衷地感觉到德元文字功底厚实，知识面宽广而渊博。他热爱家乡，常为家乡这片热土而歌，为生活而吟，他的文字作品素材都来自基层一线，反映火热的生活，字里行间让人读了仿佛就在眼前。他的文字鲜活生动，越品越有味道，读了他的作品就像躺在葡萄架下品尝葡萄一样，甜甜的，更滋润着心田，让人爱不释手。

德元为家乡的人和事、景与物、特色与特产勤耕不辍，他的文章融历史性与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体。他的文笔朴素，朴素到最真实的美。他的语言平淡，但淡中有味。他所写的作品立意高、寓意深，耐人寻味，令人称道，就像潺潺小溪边生长的小花，零星的、散落的，但却是芬芳的、天然的、浓郁的、悠长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写作原是责任，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担当，敢于负责，不能为写而写，要以负责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谨的文笔，务实的文风，尽善尽美地把作品写好，切不可添油加醋，节外生枝，画蛇添足。德元都做到了。

德元的创作不是为出名而写，他热爱生活，勤于写作，从村里写到公社（川青公社），从公社写到老镇（临泽镇）。三十多年来，从未搁过笔。他的作品得到了领导和周围人的认可，但他从不骄傲自满，依旧勤奋努力，闲谈之余他很知足：“这么多年写下来，混下来了，还不丑，虽没有固定单位旱涝保收，领导对我还蛮关心的，每月能拿千把元出头的工资，日子够过了，也心满意足了。”我们盼望着德元继续以平常心为家乡鼓与呼，期待着他的大作源源不断问世。

深秋泰州行

□ 葛国顺

清晨还细雨蒙蒙，在高速上一个小时便进入目的地泰州。天气一下子放晴，美丽的泰州呈现在我面前，灿烂了我的双眼。此时虽然已经进入深秋，通衢大道两侧的香樟、广玉兰等树碧绿献翠，墨绿的、浅绿的、紫红的，千姿百态，就像走进了多彩的世界，泰州的花热情好客，泰州的水多情妩媚，好似古老而年轻的鱼米之乡在张开双臂拥抱我们。我们在泰州虽然只有短暂的一天时间，走马观花地游览了天德湖公园（也称园博园）、泰州图书馆、泰州博物馆，逛了具有仿古建筑的老街，听了一些介绍，却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厚重文化的“板桥现象”。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他的诗、书、画被誉为“三绝”，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誉和地位。走进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泰州，便感到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踏进泰州图书馆，美术展览吸引人们的眼球，一幅幅画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泰州博物馆内，无论是从文字记载还是实物展示、音像演示等，可以看出泰州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的。具有明清特色的老街正在焕发着青春，郑板桥、施耐庵、刘熙载、梅兰芳等名人从这里走向历史，走向世界。新建设的天德湖公园更是别具一格。宁镇扬、苏锡常、南通等全省各大城市园林微缩景观，错落有致、水天一色，让你尽收眼底。虽然时间不允许我参观郑板桥、施耐庵纪念馆和黄桥战役纪念馆，留下了一些遗憾，但历史文化名城仍魅力四射。

扬泰本是情同手足。我的老家应当说与现在的兴化舜生是一衣带水，只隔一条河。泰州以前是隶属扬州地区的。记得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当文化站长时，为期五个月扬州地区文化干部培训班就是在泰兴举办的。1997年才扬泰分设的。我的老家属水网地带，那里河港交错，过去一提上城就是去兴化。泰州也是名副其实的水乡，长桥碧波、小桥流水，水塘沟叉、河流交织比比皆是，多情丰沛的水托起了水乡的梦。兴化垛田的龙颗芋头、忠堡的醉蟹，也是我舌尖上的幸福。每当清明时节，满眼金灿灿的菜花铺天盖地般的映入眼帘，它开在麦田边、公路旁、树荫下，开在沟沟坎坎、角角落落，一簇簇、一行行、一块块、一片片，点缀在大地麦田的周围，如夜空中的繁星，一片黄灿灿的海洋。它以蓝天为背景，以白墙青瓦民居为陪衬，描绘出一幅典型的民俗风情水墨画。扬泰这里的水养育了森林，养育了城市和乡村，养育了勤劳智慧的一方儿女。

亲亲张叶沟

□ 吴 忠

张叶沟位于卸甲镇境内，北连北澄子河，南接江都境内盐邵河，全长四十余里，为三级航道，可通千吨航船。我在张叶沟边的一个小村庄长大，直到十六岁初中毕业都没出过远门。我记得当时大人们称张叶沟为“外河”，因为通过它可以与外面任意河相通，向南甚至可以入江入海。也听有人称之为“大河”，起码在当时的我眼里，确实没有河再比它更宽比它更长了。我一直奇怪这么大的河也叫做“沟”，或许它原先是一条小沟，后来经过不断疏浚拓宽而来的。

我当时不知道张叶沟究竟能通到哪里，船远远地来，又远远地去，就是由于远不可知，它对我充满了诱惑。当时的八桥公社有社办水泥厂，办得很红火，我们常常在张叶沟上见到水泥厂的船队，把石灰石从外地运来。每当听到长长的汽笛声，我就会一路奔跑到河岸边，不光是去数驳船的条数，更重要原因，是我的姨表哥就在这个船队上。他当年才二十多岁，挺立在船头，河风吹拂他的头发，英姿勃勃的样子，让我着迷。我见到他就会拼命向他挥手，他也向我挥手，有时候他还会从裤子口袋里摸出糖果使劲扔给我。从那花花绿绿的糖纸，我仿佛看到了外面花花绿绿的世界。有次我跟姨表哥请求，能不能在我放假的时候带我跟他一起出去远航一次，他说，那哪能呀，船队有规定的，不准带小孩。我不信，跟他软磨硬泡。我印象中的姨表哥脾气特好，随便我怎么“蛮横”，他也从不急脸。他最后被我弄得没办法，总算答应跟他们队长说说。很遗憾，就在他答应我这件事还没过多长时间，他就离开船队了。后来我才知道，姨表哥相亲了，对象那头说在船队干苦，工资又小，而且常常在外不归家，要姨表哥必须离开船队才肯谈。当时我年幼无知，搞不懂大人的想法。唉，不管怎样，我的乘船远渡的梦想就此破灭。

我父亲撑船是把好手，他给生产队放鸭子，小鸭船被他撑得又快又稳。父亲不顾在大河放鸭要比在小河放鸭难度大得多，坚持把鸭子从内河赶到张叶沟去放，按他的说法，张叶沟水好，小鱼小虾螺蛳等等活食特别多，鸭子容易养得肥，产蛋多。我天性喜欢乘船，喜欢看船尖劈波斩浪的感觉。我常跟父亲一起去放鸭，目的当然是过过乘船的瘾。我在船舱里，趴在船舷上向河里张望，阳光照在张叶沟上，清洌的河水泛起粼粼的波光。我看见小鱼在水草中游弋，还有不知名的小虫在水底蠕动。鸭子在水边淘它们的美食，不时地用翅膀拍打起水面，嘎嘎嘎的声音使得张叶沟的上空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船行带起的水波一层一层扩散开来，父亲挥舞撑篙的身影随着水波荡漾不息。时而会有大船经过，小鸭船随波起伏，舷上溅起高高的水花，但我一点也不害怕，有父亲在身边的孩子怕什么呢？父亲因为鸭子放得好，常常受到生产队队长的表扬，并年年得到“先进生产者”的奖状，贴了满满一墙。

三十年过去了，我那姨表哥已经年过半百，孙子都已经能打酱油了。我父亲也已经年老，不能再撑船了。每当我回老家，我都会在张叶沟岸边走走，听河水咕咕地细语，仿佛是在听一位老友叙说。往事历历在目，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温暖……

亲亲张叶沟！

孟城驿
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